

“吃醋”的研究及对外汉语教学

刘静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 留学生学过“吃苹果”“吃饭”“吃饼干”, 所以对于“吃醋”便以为是吃一种固体的食物, 但我们都知道“喝”才能和水这一类的液体搭配, 按这个逻辑, “醋”应该和“喝”搭配, 难道“吃醋”应该说成“喝醋”? 另外, 留学生在学“吃醋”时会出现语音、文字、语法及文化理解差异等方面的问题。对此, 笔者运用了本体研究理论成果并联系留学生学习汉语“吃醋”所出现的问题来分析“吃醋”的对外汉语教学。

关键词: 吃醋; 语言要素; 对外汉语教学

Research on “Jealousy”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Jing Liu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learned how to “eat apples” “eat” and “eat cookies”, so they think that “jealousy” is eating a solid food. However, we all know that “drinking” can be paired with liquids like water. According to this logic, “jealousy” should be paired with “drinking”, and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at “jealousy” should be called “drinking vinegar”? In addi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y encounter problems with pronunciation, writing, grammar,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when learning to be jealous. In this regard, the author applied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ontology research and analyze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the problems that arise wh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jealous of learning Chinese.

Keywords: jealousy; language element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1 “吃醋”的语音分析及教学

1.1 “吃醋”声母分析及教学

1.1.1 “吃醋”中“吃”的声母偏误及教学

留学生在习得汉语的初级阶段, 语音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比较大, 容易用母语中听起来很像的音来代替汉语中的音, 就像很多中国的同学最初学习英语一样, 会在英语单词旁边标上和英语发音相似的中文字, 即使与英语发音并不完全相同, 如“thank you”会标成“三克油”。由于英语中没有与汉语对应的舌尖后音“zh”“ch”“sh”“r”, 所以, 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就会用英语中相似的音即舌叶音“[ʃ]”来代替“吃醋”中“吃”的声母“ch”。从发音方法来看, “[ʃ]”“ch”都是塞擦音, 也都是送气音。

“吃”“醋”这两个词的声母“ch”“c”都是送气音, 对于很多留学生, 尤其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来说比较难, 留学生容易把送气音发成不送气音或者送气音发音不到位。

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为例, 我们来比较汉、英两种语言系统的送气、不送气音。

这张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英语中成组的送气音和不送气音属于一个音位, 不具有区分意义的作用, 而汉语中对应的的送气、不送气音属于两个音位, 具有区分意义的

作用。所以, 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会受到母语英语的影响, 觉得我们汉语中的送气、不送气音也和英语一样, 不具有区分意义的作用。所以会混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见表1), 认为“吃醋”中“吃”的声母“ch”和“zh”一样, 觉得“吃醋”中“醋”的声母“c”也可以发成“z”。

表 1

语种	语音性质		
	送气	意义	音位
英语	+-	+	+(1)
汉语	+-	+-	+- (2)

我们可以用吹纸法和手掌感应法来区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当我们发不送气音“zh”“z”时, 纸张只会轻轻地动, 我们的手掌只会感受到微弱的气流; 而当我们发送气音“ch”“c”时, 纸张由于受到比较强的气流的冲击而动得很明显, 我们的手掌能感受到明显的气流。

留学生认为“吃醋”中“吃”的声母“ch”可以发成“zh”, 但由于英语中并没有和汉语“zh”对应的声母, 留学生容易把“zh”发成和英语中听起来比较像的舌叶音“[dʒ]”, 从发音方法来看, 两者都是塞擦音, 也都是不送气音。

针对以上几种偏误, 留学生把“zh”“ch”发成英语中相似的舌叶音“[dʒ]”“[ʃ]”的问题, 我们要告诉学生这它们的发音部位不同。汉语中的“zh”是舌尖后音, 舌尖和

硬腭前部接触,而舌叶音是舌尖和齿龈接触,发音的部位是舌叶。而且英语中发舌叶音时嘴唇往往突出。另外,针对留学生把“ch”发成“zh”的情况,是他们混淆送气音、不送气音,可以说明汉语中的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有区分意义的作用,是两个不同的音,可以用吹纸法或手掌感应法来进行区分。

1.1.2 “吃醋”中“醋”的声母偏误及教学

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容易把“吃醋”中“醋”的声母“c”发成“k”,因为英语中当“c”位于词首时往往读成“k”,如cool。这时我们就要告诉学生和汉语中对应的“c”的发音不是“k”而是英语的词尾“ts”,如“students”“cats”中的“ts”。

留学生母语中没有送气、不送气音的区分,可能认为“吃醋”中“醋”的声母送气的“c”可以发成不送气的“z”,而且留学生发的也可能不是和汉语相同的音而是和汉语看起来像、听起来也像的“[z]”。这时我们就可以告诉留学生,汉语中的“c”是送气音,“z”是不送气音,“z”“c”为两个不同的音,有区分意义的作用;另外,“z”为清音,声带不振动,英语中的“[z]”为浊音,声带振动。

1.2 “吃醋”声调分析及教学

汉语中的声调具有区分意义的作用,但对于留学生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为例,他们没有声调的概念,所以容易混淆汉语中的四个声调,把“吃醋”中的“吃”的声调发成其他声调,把“吃醋”中的“醋”的声调发成其他声调。一般情况,第三声是留学生公认很难的一个调,因为它要降下来,然后升上去,是一个曲折调。有学生会出现前部分降不下来,后部分升不上去,或拐弯不太明显的现象。虽然说第三声是留学生普遍觉得难的声调,由于老师们过分重视、过度训练而导致留学生把其他的声调比如高平调的一声“吃”或全将调的四声“醋”发成第三声。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听到很多留学生把其他声调的字发成第三声。

针对留学生发不好“吃醋”声调的偏误,我们可以用五度声调示意图来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四个调型的变化情况,体会一声为高平调,二声为中升调,三声为曲折调,四声为全降调。

我们还可以在发音的时候用手势模拟调型,发第一声时,老师用手从左往右划,二声从下往上划,三声先往下再往上划,四声从上往下。练习时让学生自己演示,每发一个音节自己用手做调型。除了手势法,还可用头部转动来进行演示,从左往右摆为第一声,从下往上是第二声,先下后上是第三声,从上往下是第四声。

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虽然没有声调,但我们可以找到与汉语四声对应的英语单词,比如张大嘴巴“ahh……”为第一声,“what”为第二声,“well”为第三声,“no”为第四声。

1.3 “吃醋”音节分析及教学

留学生容易把“chī”发得饱满,其实“chī”在“醋”前,55调不需要读全。留学生也可能把“吃”读得很重,而“醋”读得比较轻。

单字一般读全调,可当字进入词或句子中时会产生语流音变的现象。汉语中“1+1”两个字组成的词往往是后一个字读全调,前一个字则不需要读满,这是一种经济的策略,如果前一个字也读全调会让我们感觉特别不自然,在不影响我们理解词语意思的前提下,不读全调省力自然。汉语词一般是“后重”格式,而英语词通常是“前重”格式。汉语在没有强调前字的特殊情况下,如轻声,我们一般都重读后一个字,也就意味着后一个字的声调要读全,前字声调倒不需要读饱满,而英语则相反,前面的部分读满,导致留学生发“吃醋”时,把“吃”发得很重,而“醋”却比较轻。

因此,我们要告诉学生汉语词在语流中会产生音变现象,一般情况,“吃醋”前一个字“吃”的声调不需要读全,后一个字“醋”的声调要读饱满。汉语词一般为“中重格式”,而英语的词通常为前重格式,汉语中我们不应该重读“吃”。

2 “吃醋”的语法分析及教学

2.1 “吃醋”中“吃”的分析

由于汉语的动词比较重要,但也是留学生觉得比较难的一个点,所以我们重点分析“吃醋”中“吃”的语法特征。“吃”表示嘴巴咀嚼食物通过消化系统吸收的动作,作为一个动词,后面接名词构成动宾结构。可很多情况下,“吃”并不仅仅指“吃”这个表示咀嚼的动作之义这么简单、具体。再者,“吃”和后面成分的关系也并不是简单的动宾关系。下面我们来分析“吃醋”中“吃”的搭配对象及其语义关系。

2.1.1 “吃”搭配的对象分析

①吃+[可食用的名词](固体)。

一日三餐、水果类:吃早饭、吃苹果、吃包子

零食类:吃饼干、吃巧克力

②吃+[不可食用的名词]。

“吃巴掌”中,这个“巴掌”虽然也是名词,而且是具体的事物,但“巴掌”按常理来说我们是不能吃的。也就是说“吃巴掌”这个短语虽然符合语法原则:“动词+名词”构成的“动宾”结构,但并不符合语义原则,所以就产生了特殊的含义。“吃巴掌”不是主语把“巴掌”给吃了,而是主语受到“巴掌”打,成了“巴掌”的受事。

“吃力”同样也不是主语把“力”给吃掉,而是主语无法承受这个力,超出了主语的能力范围,表示主语费力,吃穷的主体是“主语”而不是“力”,“主语”可理解为受事。

“吃屁”这个“屁”是气体,不能吃,所以这也是“吃”的非常规用法,表示什么都没有吃。与之相似的还有“喝西北风”,同样是进食,“西北风”也不是一种食物,不能用“喝”,“喝西北风”从语义上说是错的,其实这个词表达特殊的语

用价值,以不能喝的西北风来表示什么都没喝。这个词和我们的传统密切相关,以前中国西北很穷又冷,物质贫乏,但西北风最为丰富。这两个词常用于口语,表戏谑、调侃。

“吃屎”中的“屎”是消化之后排出的废物,通常有很多病毒,不能吃,以此喻指有些人无用,没有做到该做的。

“吃棋子”从语法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从语义上来看,“棋子”根本就不能吃,于是就产生了“消灭”之义,表示消灭棋子。

买东西的时候,售货员报价很高,你说“你们真吃人”。这里的“吃人”不是真的把人吃掉,现代社会,物质水平比较高,不太可能发生人吃人的现象,引申为占人便宜,是一个贬义词,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③吃+[抽象词语](非名词)。

像“吃惊”“吃亏”,属于“V+adj”组合,“惊”“亏”可以构成“大惊”(古代汉语)“很亏”。我们都知道形容词表示事物的性质或状态,意义比较抽象。汉语中,“V+adj”中的adj一般做动词的补语,如“吃好、打破、弄坏”,也就是说“吃+adj”中的adj是补充说明“吃”的,“吃”的结果是“好”了,“打”的结果是“破”了,“弄”的结果是“坏”了。但吃“吃亏”“吃惊”绝非动补结构,而是动宾结构。而“吃惊”“吃亏”中的“吃”并不是“吃”的本义,可以理解为“受到惊吓”“受到亏待”。

④吃+喝。

“吃喝拉撒、吃穿住行”中的“吃”不指具体的“吃”这个动作,而包括了所有的“吃”的行为,“喝”也遍指所有的与“喝”有关的行为。

⑤关于“吃”的固定短语。

“吃”除了构成以上的词和短语之外,还有一些固定格式,像谚语、歇后语。例如:

吃亏是福。

吃不了兜着走。(有麻烦)

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黄连”是一种苦的东西,在此句中“吃”是表示咀嚼的原义,可从整句来看,却是一种比喻义。)

2.1.2 “吃”前后搭配对象的语义关系

“吃”是一个二价动词,如“n1吃n2”中的两个名词为“吃”的配价成分,“n1”为人,为施事,是获益者,“n2”一般情况下为可食用的食品,为受事,是受损方,可在实际使用中却不尽如此。以下分析,我们把“吃”看做一个核心成分,“吃”前“n1”为主语,动词“吃”后成分看作宾语成分构成动宾结构。由于“吃”前面的搭配对象一般是人或动物,比较简单,“吃”后的成分则复杂多样,是一个难点,因此我们重点分析“吃”后的搭配对象。

①主语为宾语的获益者。

从受损对象来看。常规用法,如:吃水果、吃饭、吃饼干。受损的对象都是受事,即动宾结构中的宾语,主语是施事,

也是获益者。如:

我吃了水果。

我吃了饭。

我吃了饼干。

②主语为动宾成分中宾语的承受者。

像:吃亏、吃惊、吃力、吃巴掌。“吃惊”“吃亏”作为一个离合词,不分开是词,分开插入其他成分又像短语,学者们对离合词是词是短语的看法不一,笔者在此文中暂且把它们当做短语来分析,在古代汉语中“亏、惊、力”都是单独的词。如“吃亏”,把“吃”看做一个语素,把“亏”看做一个语素;“吃力”也是两个语素,且分别都有意义,为动宾结构;“吃巴掌”也为动宾结构。这几个词受损的对象是施事,即主语,表示“主语受到了亏待/惊吓/受力/受巴掌打”,主语为动宾结构中宾语成分的承受者。

③主、宾成分无直接关系。

像:吃食堂、吃大碗、吃皇粮、吃教书饭。它们都是动宾结构,“吃”后宾语成分和主语不存在直接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

“吃食堂”不是吃“食堂”这个地方,而是吃这个地方的食物。“吃大碗”不是吃“大碗”这个工具,而是吃这个工具里面的食物。“吃皇粮”不是“吃”实实在在的“皇家的粮食”而是以能够吃到皇家的饭来代指这份工作是皇家分配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事业编,如公务员。“吃教书饭”同样也不是“吃饭”,“教书”不是食物不能吃,可是“饭”却能“吃”,“吃教书饭”整体指的是靠教书这个职业赚钱吃饭,指教师这个职业。“吃皇粮”“吃教书饭”中间的定语修饰成分用以区别具体职业。

还有,农村红白喜事办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吃饭,通常说“吃酒”。这里的“酒”也不是单单指“酒”这一种液体,很多妇女、小孩子、八九十岁的老人去“吃酒”也并不喝酒。这里的“酒”可理解为“酒席”,是一种比较盛大的吃饭的场面。

2.2 用“吃醋”而不用“喝醋”的合理性探讨

像“吃醋”“吃药”等词,“吃”“喝”同样可以表示吞咽食物经过消化系统吸收之义,大家又为什么唯独对“吃”情有独钟而不用“喝”呢?

2.2.1 “吃醋”“喝醋”的语法规则分析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吃”和“苹果”“香蕉”“饭”“菜”“饼干”等一类不是液体的食物搭配,而“喝”和“水”“牛奶”“奶茶”等一类液体搭配,可以表示为:

	液体
喝	+
吃	-

一般情况下,具体的食物和“吃”“喝”搭配都一一对应,不会越界。但也有特殊的情况,有些物体的状态能够转化,在某些情况下是固体,我们只能用“吃”,在一定条件下又

变成了液体,只能与“喝”搭配。如:

吃冰块、吃冰淇淋(固体)————喝水 喝饮料(液体,冰融了之后)

以上分析是不是说明“吃醋”要改成“喝醋”才符合语法规范呢?类似的还有“吃闭门羹”这个词。“闭门”是一个动作行为,怎么能够吃呢?因为传统中国人尚礼,“关门不见客”表示不欢迎、拒绝,委婉地说成“闭门羹”,符合礼貌原则。但“羹”是一种浓汤,按理说也应该说成“喝闭门羹”?

“醋”“酱油”“耗油”这类是我们炒菜时用的调味品,一般放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说“放点儿醋、放点儿酱油、倒点儿醋、倒点儿酱油”。像调料,如醋、酱油、油之类的液体,我们一般不单独品尝,喝多了人受不了。不像奶茶、水、饮料等液体,我们觉得味道美,经常单独品味,一瓶一般情况下一下子就可以喝完,通常还会恋恋不舍、意犹未尽,盼望下一次“相遇”。因此,不说“喝醋”与醋的味道不好我们一般不会大瓶大瓶地喝或者是细细地品也有关系。这样就可以表示为:

喝+液体(量多) 喝一杯水 喝一杯奶茶

*喝+液体(量少) *喝瓶醋 *喝杯醋 *喝瓶耗油/酱油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喝”一般情况下不应该和调味品“醋”搭配。

吃饭的时候,我们不会单独吃像醋、酱油、耗油这种调味品,一般把它们放在我们的主食中。如我们会把虾蘸一点点醋,我们主要吃的菜,甚至吃菜的时候都已经忽略了或者不知道我们吃了醋而仅仅是主菜。只有当我们自己炒菜的时候,才会重点注意这个菜是否需要酱油、耗油、醋这些调味品,因为绝大多数菜需要醋、酱油、蚝油等进行调味增色才色香味俱全。山西人喜欢吃醋,把醋放在小碟子中,那也是在面、饺子、包子等主食里面放醋,醋仅仅是用来调味的,也是配角。所以,当别人问:“你吃了什么啊?”没有人会回答:“我今天吃了醋”“我吃了酱油、耗油”,如果真的这样回答的话,可能就会贻笑大方了。你只会回答:“我今天吃了面”“我吃了辣椒炒肉、鱼”“我吃了饭”等。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醋”只是一个“配角”,从属于“主角”,如面、菜、饺子等,所以我们一般不单独说“喝醋”“喝耗油”等。

一般我们吃面或者吃火锅的时候会问同伴“你吃醋吗?你吃葱吗?”这个语境当中的“吃”可以理解为:不是实实在在的“吃”这个动作,而指的是一种饮食习惯或者询问对方对于“吃”的喜好、“吃”是否有禁忌。

2.2.2 “吃醋”“喝醋”的使用频率分析

从古代汉语的角度来分析,唐代时,“吃”“喝”已经成为表示饮食最为重要的词。古代词典中,“吃”有咀嚼、进食的意思,吃的对象可以是液体。例如,杜甫《送李校书

二十六韵》:“临歧意颇切,对酒不能吃”。

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吃醋”频率高于“喝醋”。

以下为笔者统计的数据,分别来自 BCC 语料库、CCL 语料库、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应该注意的是全球中介语语料库中“吃醋”出现的次数是字符串一般检索统计的数据,没有包括特殊的离合词检索。其中,前两个语料库为我们本土汉语的语料,后两者为留学生语料。有共时平面的比较,也有历时平面(古汉、现汉之间)的比较。

① BCC 语料库。

字	吃	吃醋	喝(含拟声词)	喝醋	吃/喝	吃醋/喝醋
次数(现汉)	1229653	7050	366418	187	3/1	38/1
次数(古汉)	164927	791	90515	0	2/1	791/0

② CCL 语料库。

字	吃	吃醋	喝(含拟声词)	喝醋	吃/喝	吃醋/喝醋
次数(现汉)	127466	465	42083	37	3/1	13/1
次数(古汉)	24350	208	12419	0	2/1	208/0

③ HSK 动态作文。

字	吃	吃醋	喝	喝醋	吃/喝	吃醋/喝醋
次数	4487	1	1595	0	3/1	1/0

④ 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字	吃	吃醋	喝	喝醋	吃/喝	吃醋/喝醋
次数	13115	11	2279	0	6/1	11/0

以上可以看出,“吃”和“喝”在 BCC 语料库、CCL 语料库统计的数据中,现代汉语语料中,“吃”和“喝”的比例均为 3 比 1。而古代汉语数据中,两个数据库“吃”和“喝”的比例都是 2 : 1;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吃”和“喝”出现的频率为 3 : 1; 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吃”和“喝”出现的次数比为 6 : 1。可见,“吃”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喝”,也就是说对于饮食,我们说的多的是“吃”这个词。

据 BCC 语料库所统计的语料,现代汉语语料中,“吃醋”和“喝醋”的比例为 38 : 1,其中,“喝醋”也出现了 187 例;在 CCL 统计的现代汉语语料中,“吃醋”和“喝醋”的比例为 13 : 1,其中“喝醋”出现了 37 例。而“喝醋”在 BCC、CCL 语料库统计的古代汉语语料、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出现频率为 0。从上述语料库对于“吃醋”和“喝醋”的比较,可以看出“吃醋”远高于“喝醋”。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于用“吃醋”这个词,但也不是说我们不用“喝醋”这个词。从语料统计来看,“喝醋”的使用由古代汉语的统计为 0,到 BCC 语料库中统计

的现代汉语语料中出现的 187 例可以看出,“吃醋”的使用呈增长的趋势,古代汉语的“不说”到现代汉语的“能说”。

从方言的角度来说,由于越往南方越能反映古代汉语,所以我们可以举湖南(中国中南部)方言的例子,如长沙、衡阳方言,像“吃饭”“喝茶”“喝酒”“喝水”等不管是液体还是非液体的都用“吃”,即“qiá”,另外,还有的方言为“qi”。也就是说“吃”比“喝”自古以来就用得更普遍。所以,“吃醋”“喝醋”相比较,我们一般用“吃醋”而不太用“喝醋”。我们也可以同样猜想不说“喝闭门羹”而说“吃闭门羹”的合理性。

2.3 “吃醋”的语法偏误分析

在全球中介语语料库中,笔者统计的关于“吃醋”两组数据是不一样的,一般检索时只有 11 例,而“离合词检索”时却出现了 21 例。当然其中不乏一般检索和离合词检索中相同的句子,以及离合词检索中相同的句子,所以笔者对其一个个进行了分析并合并了相同的句子,最后只剩 20 例(包括字符串一般检索和特殊的离合词检索),只有 3 例是错的,(忽略其他类型偏误,只研究“吃醋”)偏误如下:

- ①我觉得很吃醋。(印度尼西亚)
- ②我吃醋他。(泰国)
- ③他很会吃醋,他不喜欢我跟别的男生交往。

①属于句式杂糅,学生对两种句式没有分清楚,也可以理解为搭配不当。

留学生可能是受不充分的母语知识的影响,如学习者知道“我觉得很困”“我觉得很幸福”“我觉得很孤单”等可以说,明白“觉得”后应该加表心理活动的形容词,于是就产生了“泛化”。其实,“觉得”是一个心理活动的动词,表评价义。“觉得”为谓语动词,一种情况是,此句为简单主谓句,“觉得”后一般接表心理的形容词,如“我觉得很疲倦”“我觉得很好”。故此句可去掉“觉得”,改为“我很吃醋”。

另外一种情况,“觉得”后接一个小句,如“我觉得她很聪明”“我觉得她这个人不可靠”。所以,①也可以说成“我觉得她很爱吃醋”。

②中,“吃醋”作为一个动宾式的离合词,后面不能带宾语,所以②错误,可改为“我吃他的醋”或者直接去掉“他”,变成“我吃醋”。这个偏误可能是受到目的语汉语的影响。汉语中,一般动词后都能带宾语,学生知道“吃醋”是一个动词,像“喜欢”一样,可以说“我喜欢他”,学习者把他获得的不充分的母语知识不恰当地类推,因此就造出了“我吃醋他”这样的句子。另外,留学生还可能受母语,如英语、泰语等语言的影响。

泰语:

ฉัน กินน้ำส้มสาย

我 吃醋 他

英语: I am jealous of him.

我 吃醋 他

另外,留学生也可能受到母语日语的影响,造出“我他吃醋”,受到韩语的影响,造出“我他吃醋”。

日语: 私は彼の酢を食べた

我 他 吃醋。

韩语: 나는 그의 질투를 받았다

我 他 吃醋。

③中,一种情况是把“会”去掉,这时,“会”一般表示一种能力,通常通过学习获得。如“我会写毛笔字”“我会写汉字”“我会游泳了”,而“很会”中的“很”表示“会”的熟练程度高,擅长于做某事,可以理解为“非常”,如“他很会打篮球”“他很会写”。“吃醋”作为一个表心理活动嫉妒的词,如没有人说“我会生气”“我会伤心”,“吃醋”谈不上是一种技能、能力。所以此句可以去掉“很会”,改为“他喜欢/经常吃醋”,由此推出后面的一句“他不喜欢我跟别的男生交往”。

另一种情况,把“会”保留。这时“会”表示一种可能,表预测未来的情况,可以改为“他会吃醋”,把“很会”中的“很”字去掉,与后面的语境“他不喜欢我跟别的男生交往”语义相符,该句完整的意思可能是“他不喜欢我和别的男生交往,如果我和别的男生交往,他会很生气”。

从全球中介语语料库的统计来看,关于“吃醋”的语料共 20 例(字符串一般检索、离合词检索),2 例为字面义,其他 18 例均表示嫉妒之义,17 例为男女之间的嫉妒,1 例为吃爷爷而非情侣的醋。关于“吃醋”的意思,学生都没有出现问题,只是由于对“吃醋”的语法性质不了解而产生了 3 例偏误。当然“吃醋”的正确率这么高,可能能够反映留学生对“吃醋”的含义和语法性质都掌握得比较好,但“吃醋”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也普遍比较低,这与留学生不常“吃调味品醋”,“醋”的味道也不“美”这种客观现实有关,还很有可能是留学生觉得“吃醋”这种表示嫉妒较抽象的词比较难、无法把握而采取了回避的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

2.4 对于“吃醋”的语法教学

在教学中,我们要注意区分不同的“吃”的意义,并把“吃醋”与之对比。用已经学过的知识带出新的知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先教简单具体的常规用法再教抽象难懂的非常规用法,如先教“吃苹果、吃梨子、吃饭”等具体的表示饮食咀嚼动作的“吃”的搭配,再逐步过渡到抽象难懂的非常规用法,如“吃醋”。一般情况,“吃+n”中的“n”表示具体的食物,但也有一些例外,如“吃食堂”并不是吃“食堂”这个地方而是吃“这个处所的饭”。另外,“吃”后也不一定都接名词,还可以是形容词语素,如“吃亏”“吃惊”。一般情况,“吃”不能和“液体”搭配,但由于受到古代汉语及习惯的影响,我们倾向于使用“吃”来表示饮食这个动作。另外,要让学生明白“动宾”词组和主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一般情况下,“吃+n”词组,主语是“n”的施事,主

语是获益方。但有一些非常规用法,如“吃亏”,“我吃亏”中主语并不是施事反倒是动作的承受者。另外,我们要告诉学生“吃醋”是动宾式的离合词,后面不能带宾语。对于“吃醋”的语法教学,我们要精讲多练,设置接近真实场景的语言环境,通俗易懂,少讲抽象难懂的语法术语,以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使用。

3 “吃醋”的文化含义分析及教学

3.1 “吃醋”文化含义分析

醋吃起来比较酸,而人嫉妒时心也是酸的,很难受,由此用“醋”来表示嫉妒。如“醋味儿十足”“她是一个醋瓶子”“醋坛子”等都比喻好嫉妒。也就意味着“醋”去掉前面的“吃”这个语境,本来就有嫉妒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异性对象与其他异性关系密切之义。

其实,“吃醋”传说源于唐代房玄龄的妻子,她因为唐太宗赐丈夫美女所以喝下毒酒,但其实喝的是醋,从此“吃醋”就专门用来表示嫉妒。

表嫉妒义的还有“红眼病”,由于人生气、嫉妒时,眼睛会变红。与“红眼病”相比,“吃醋”“红眼病”都表示嫉妒。不过,“吃醋”一般用于男女之间,在中国,女人往往爱吃醋,这和文化传统有关。古人认为女人嫁一个好男人一辈子就不用发愁,男人在外赚钱养家,女人在家相夫教子,那么多闲暇的时间便都用于关注男人,所以容易吃醋。当然也有男人吃女人醋的,还有孩子吃父母的醋的,吃普通朋友的醋等。而“红眼病”往往用于自己讨厌的人、人做的讨厌的事,一般如果别人条件、成绩等比你不好,你会觉得没有优越感,因此,你会嫉妒、讨厌、看不惯他,这种心态就可以用“红眼病”来形容。对于男朋友、女朋友、丈夫、妻子,如果他和别的异性关系亲密,你嫉妒,但你还是很喜爱他,用的词是“吃醋”。而对于第三者,你嫉妒她,讨厌她和你喜爱的异性对象亲密,用的词是“红眼病”。也就是说“吃醋”和“红眼病”所指的对象不一样,可表示为:

	亲密度	喜爱
吃醋	+	+
红眼病	-	-

吃醋 [亲密度+][喜爱+] 红眼病 [亲密度-][喜爱-]

在英语中,表示嫉妒的是“绿眼”,大抵由于人嫉妒愤怒时皮肤会发绿。英语中的“绿眼”包括了汉语中的“吃醋”和“红眼病”。所以这也会导致留学生难以理解“吃醋”的含义。因此,我们要注意母语负迁移造成的影响,提前预知偏误,提醒学生注意区别。

关于“吃”的文化含义,我们很常见的就是见面问候语“你吃饭了吗?”不过这个“吃饭”不是真正想知道对方是否吃饭,而是作为路上见面打招呼关心别人的一种礼貌用语。西方人问候往往是“你好”。如果我们和他们说“你吃饭了吗?”他们便以为我们是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吃了

饭,如果没有吃饭是想请他们吃饭,或者他们会觉得我们的话侵犯了他们的隐私,类似的还有“你去哪儿?”“你对象什么工作?工资多少?”“你今年多大?”这些问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再正常不过了,表示对对方的一种关心。交际中没有这些话,我们反倒觉得对方有敌意,就像见面时不打招呼说“你吃了吗?”这些“空话”,对方可能以为你对他有意见。可外国人却对这些话很反感,如你问他“你吃了吗”,他们可能以为如果没有吃,是不是你要请他吃饭。因此,我们在讲解“吃醋”时,不仅要分析“吃醋”的语音、文字、语法、语用含义,还要让学生明确中西方文化差异,做到“入乡随俗”。

另一方面,即使留学生知道类似“你吃了吗?”的文化含义即表示见面的问候语,可忽视了使用场合,以为只要是见面就都能用这句话,可能在对方出洗手间时,问“你吃了吗?”对于“吃醋”也同样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留学生知道“吃醋”用于男女对象之间,便把男女对象间所有不好的情绪都用上吃醋,如“男朋友今天表现不好,比不上他同事,我吃他的醋”;又或者知道“吃醋”表示嫉妒,便认为所有人的嫉妒情绪都可以用“吃醋”来表示,如“小明考得比我好,我吃他的醋”“她比我美,我吃她的醋”;又或者把“吃醋”的对象用错,如“男朋友和小红卿卿我我的,我吃小红的醋”。

笔者所统计的全球中介语语料库中留学生关于“吃醋”的偏误中,共20个例子,只有2个是“吃醋”的本义,其他的都是表示“嫉妒”的文化含义,可见“吃醋”文化含义讲解的重要性。

3.2 “吃醋”文化含义的教学

对于“吃醋”的文化教学,应该服务于语言教学,而语言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留学生的交际能力,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使用。正是因为留学生学习汉语时,不理解“吃醋”的文化含义,仅仅从字面意思判断“吃醋”就是“吃面时蘸醋”的意思,从而影响了交际。所以我们应该从交际出发对“吃醋”通常用于男女朋友之间表示嫉妒的文化含义进行阐述。可以借助多媒体视频,直观形象,选取生动有趣、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例子。

为了避免留学生误解“吃醋”的含义,我们可以通过扩展词汇的办法,如“吃山西的醋”“吃这里的醋”,这个“醋”就是实实在在的调味品。而“吃男朋友的醋”“吃老婆的醋”中的“醋”则为情侣间的嫉妒义。另外,从前面语料库中,我们可以看到“喝醋”在现代汉语中也出现了,只是频率比较少而已,因此我们还可以用“喝醋”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吃醋”的含义。

4 对汉字“吃”“醋”的分析及教学

4.1 对于汉字“吃”“醋”的分析

“吃”“醋”都是形声字,左边部件都为形旁,表示意义,右边部件均是声旁,代表读音。

留学生书写汉字时,可能改变形符。如容易写错“吃”,把它左边的“口”字旁写成“讠”字旁。这是留学生形旁类推导致的,因为除了“口”表示和“嘴巴”有关之外,“讠”旁也表示和“嘴巴”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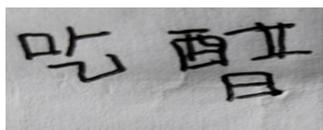
另外,留学生还可能会出现把“吃醋”写成“吃惜”的现象,因为两个字的右边也就是声符是一样的,看起来也比较像。

除了改换形旁,还可能改换声旁,还会把“醋”右边的部件“酉”少写中间一短横变成“西”。

留学生会把“吃醋”写成“吃酸”。这是因义类推的结果,留学生觉得“吃醋”中的“醋”吃起来比较酸;而且这两个字形符都一样,都是左右结构,看起来比较像;再者留学生不熟悉“醋”的写法,所以把“吃醋”写成“吃酸”。如下文留学生语料,“但常让我吃酸的是……”。

另外,留学生觉得汉字就像一幅画,无从下手,会出现对“吃醋”的结构把握不准的现象。“乞”“昔”出现结构方面上下分开,上下颠倒的问题。

留学生还可能把“吃”“醋”写得左右分开,上下颠倒看起来像两个字甚至三个字。如“口乞”“酉昔”及下图所示。



4.2 对于汉字“吃”“醋”的教学

对于形声字“吃”“醋”的教学,我们首先要告诉学生这两个字部件的组合都为左右结构,要展示这两个字的笔顺、笔画。

吃:
 总笔画: 共6画
 笔顺: 丨 ㇇ 一 丨 一 乙
 名称: 竖、横折、横、撇、横、横折弯钩/横斜钩

醋:
 总笔画: 共15画
 笔顺: 一 丨 ㇇ 丨 一 一 一 丨 丨 一 丨 ㇇ 一 一
 名称: 横、竖、横折、撇、竖折/竖弯、横、横、横、竖、竖、横、竖、横折、横、横

然后让学生多练习“吃醋”的写法以达到准确书写的目的。可以告诉学生“吃”“醋”的形旁和声旁,利用古字形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词义,牢记字形。利用不同形旁别义的作用,告诉学生“口字旁”一般和“嘴巴、口”有关,“酉字旁”一般和“酒”有关,因为“醋”的工艺与“酿酒”的工艺相似,都是经过发酵酿制而成。

我们还可以利用多媒体动画直观展示“吃”“醋”的笔顺,利用田字格进行教学。

5 结语

论文主要分析了“吃醋”的语音、语法、文字、文化含义及教学。

语音方面,笔者分析了留学生习得“吃醋”时经常出现的问题,包括声母、声调及音节等方面问题。如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会混淆送气音、不送气音,认为“zh”和“ch”“z”和“c”没有区别,是一个音位,于是出现把“ch”发成“zh”、把“c”发成“z”的情况。并且留学生习得汉语时容易用母语中听起来像的音来代替汉语中的音。另外,对于“吃醋”的声调留学生也不好把握,会出现一些问题。另外,在词组、句子中“吃”“醋”声调会有所变化,留学生也把握不准“吃醋”的轻重格式。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教学策略,如吹纸法、五度声调示意图、手势法。

语法方面,笔者分析了“吃醋”中“吃”的搭配对象及搭配对象之间的语义关系。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吃”的主语为动宾成分中宾语成分的施事、获益者,如“吃苹果、香蕉”等所带的主语;而对于“吃力”“吃巴掌”等,“吃”后的宾语成分与主语不是简单的施受关系,主语为动作的承受者、受损者;而“吃食堂”“吃教书饭”“吃大碗”等,“吃”前主语与“吃”后宾语成分则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笔者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大众普遍喜欢说“吃醋”而而不说“喝醋”的原因。首先笔者分析了“喝醋”的不合理性,对于喝的量多、单独品尝的液体,我们倾向于用“喝”这个词,而调味品“醋”一般只充当配角而非我们主要吃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太用“喝”。另外,从语料库统计的数据和长沙、衡阳等方言的分析来看,“吃”在古代汉语、古人的使用中就很普遍,我们习惯于用“吃”而不是“喝”来表示饮食。由此,笔者提出了教学策略,如注意“吃”的搭配对象及其语义关系,精讲多练,以旧带新,先教简单具体的“吃”,再逐步过渡到“吃”的抽象组合。

关于“吃醋”文化含义分析及教学,笔者分析了“吃醋”“红眼病”,认为两者皆表嫉妒,只是搭配的对象不同,“吃醋”搭配的对象亲密度高,而“红眼病”反之。笔者还进行了汉英对比,分析了英语中表嫉妒的“绿眼”包括汉语中的“吃醋”和“红眼病”,这也会导致留学生出现关于“吃醋”的偏误。因此,我们要注意母语负迁移、文化差异造成的影响,提前预知偏误,提醒学生注意区别。

最后,我们分析了留学生书写汉字“吃醋”的偏误并提出了教学策略,像利用古字形、分析形声字结构特点、多媒体动画展示、田字格法。

独特之处: 由于对于“吃醋”本体研究尚比较少,对外汉语教学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论文的突破在于运用本体研究理论并结合留学生学习“吃醋”的特点、规律及实例分析

了“吃醋”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联系实际,将语言学知识得以运用,可以预知偏误,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教学。

笔者分析“吃亏”“吃惊”时,联系了古代汉语,古代汉语中“亏”“惊”为形容词,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说“很亏”“太亏了”(通常用于口语)，“吃惊”中的“惊”为形容词语素,因古代汉语中有“大惊”。笔者分析了“惊”“亏”这两个语素与主语的语义关系。笔者为了分析的简便性,把“吃”单独列为一个成分,即动词,而“亏”“惊”看做另外一个成分,即动词之后的宾语成分,其实“吃惊”“吃亏”都是离合词,放在一起时是词,拆开才是短语。对于离合词的界定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笔者在分析意义时,为了分析主语和动宾结构中的宾语成分语义关系方便而将其看作短语来处理。

笔者猜想“吃醋”比“喝醋”用得更为合理。首先,笔者分析了“喝醋”并不符合我们的认知习惯,通常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喝的量多的、地位比较重要的液体我们才用“喝”。然后,笔者从古代汉语、方言及语料库统计的数据中证实了“吃醋”比“喝醋”更合理。从语料统计来看,“喝醋”的使用由古代汉语的统计为 0,到 BCC 语料库中统计的现代汉语语料中出现的 187 例可以分析出,“喝醋”的使用呈增长的趋势,由古代汉语的不能说到现代汉语的能说。所以,还可利用“喝醋”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吃醋”。

另外,在区分表示嫉妒的“吃醋”“红眼病”,笔者提出两者的区别在于搭配对象,“吃醋”搭配的是亲密度高、自己很喜欢的人,而“红眼病”反之,一般为做自己讨厌的事情,如事情做得比说话人好、让说话人无地自容很没有优越感的人。

缺陷:由于论文的篇幅有限,故没能过多全面地分析拓展。另外,笔者统计的语料库也不太多。另外,笔者的研究理论性的知识较多,这可能需要继续加以证实、扩展。

参考文献:

- [1] 池昌海.“吃”语言与“吃”文化[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2):58-60.
- [2] 邓瑞雪.对外汉语汉字难学的原因及教学方法探析[D].郑州:河南大学,2015.

- [3] 何继军,付洁萍.初级阶段来华留学生汉字笔顺偏误分析[J].海外华文教育,2018(3):8.
- [4]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7.
- [5] 黄闰丽.美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的语音偏误及教学[J].神州教育,2017(3):1.
- [6] 黄心怡,缪军荣.“吃”的动词语义扩展与文化的关系[J].文学教育,2018(30):3.
- [7] 蒋冀骋.古代汉语[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
- [8] 李运富.汉字的特点与对外汉字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2014,28(3):12.
- [9]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 [10] 吕传峰.现代方言中“喝类词”的演变层次[J].语言科学,2005,4(6):96-102.
- [11] 吕鹤.汉语“吃”字系列的古今词义演变[J].鸡西大学学报,2021.
- [12] 苏梦莎.美国小学生汉语语音教学难点及策略[J].考试周刊,2015(32):2.
- [13] 王建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14] 王茜.美国学生汉语拼音的教学建议[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8):320.
- [15] 肖彗强.外国学生汉字偏误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2002(2):7.
- [16] 徐文红.“吃”+N的特征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 [17] 杨杰.“吃+非常规宾语”现象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20.
- [18] 杨琳.“吃醋”考源[J].励耘语言学刊,2016.
- [19] 曾广煜.斯里兰卡学生汉字习得的空间性偏误[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9.
- [20] 张旺熹.从汉字部件到汉字结构—谈对外汉字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1990(2):9.
- [21] 张小霞.“吃醋”一词的发展演变[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31(1):3.
- [22] 刘静.“了……就……”格式研究及对外汉语教学[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7.